

實踐與實現

在印第安納大學（Indiana University, Bloomington）攻讀博士期間，有三個問題常常讓我深思。

首先，印第安納大學根本是個象牙塔。人口不過數萬的大學城，還拒絕高速公路。在印第安納州保守的氣息中，這個大學城崇尚自由，不時在學生報紙上看到州民到校園抗議、與學生發生爭執。問題是，這裡的學術研究影響著世界，如提出多層記憶模式的 Richard Shiffrin、社會網絡分析的 Stanley Wasserman、認知取徑傳播研究的 Annie Lang。為什麼一個象牙塔可以產生這麼大的力量？

接著，鼓勵抽象思考。帶著學習解決社會實際問題的心願出發，到了那裏指導老師卻天天要我抽象思考。雖然來念傳播與認知，第一學期卻在讀 Kuhn、Popper、Hospers、Schlick 等。自從看完 Kuhn《科學革命的結構》後，其中的論點好像變成每天進行的活動。科學家不斷在「發明」一個一個新的概念，如「互動性」、「認知」、「情緒」、「注意力」、「個人差異」等，進而「發現」、解釋、預測實際問題。彼此討論、爭辯，甚至常常自己推翻自己。為什麼抽象思考，不是口號、教條、白日夢，而是研究、論文價值的所在，也為實際問題提供了可能的解答？

最後，樂於面對未知與失敗。每次上研討課 (seminars)，「這個領域目前的關鍵議題為何」是必定探討的題目，逼著你／你總要貢獻一些新想法。每次做實驗，結果總是與預測有差異，無數時間與辛勞換來失落。直到面對博士論文的實驗結果，雖然依舊不盡理想，我很興奮地跑去找我的指導老師，提出一個新的理論模型，她卻很慎重對我說：「振超，恭

喜你，可以畢業了。」原來，學者天生就是要探索未知；既然是未知，錯誤在所難免，知識就是這樣一點一滴「累積」及「取代」的。

籌備《犢：傳播與科技》期間，使我對上面三個問題，有了新的思索。實踐與實現是不同的：實踐，強調行動甚於想法，是實行意見；實現，想法與行動同等重要，並隱含著實驗與改變，讓不存在的想法成真。大學，除了實踐，也需要實現。

學術期刊存在的理由為何？嘗試開創一個新的研究領域、促進華文世界的對話、追求高品質的研究與論文、發揮影響力，都是「實現」。

謝謝最初在討論原始想法的階段，陳世敏老師鼓勵同學們打破許多學術形式上的條條框框，並勇於拆解、另類解讀現有的研究論文或學術專著，發揮「犢」的精神。郭良文老師提醒同學們，促進華文世界對話的視野，落實到實際論述時，是否出現落差，無法引起台灣以外華文年輕學子的共鳴與迴響。羅世宏老師在期刊最辛苦的階段，告訴同學們只要少數人的堅持與努力，想法就能實現。蘇蘅老師與李美華老師的支持，鼓舞了同學們的信心。也謝謝張玉佩老師、林照真老師、魏均老師、許峻誠老師在審稿上的協助與對品質的要求。

很高興與盧沛樺、劉子綾、賴奕如、彭敬雅、郭書廷五位同學，在過去一年一起努力。他們心中都閃爍著驚豔的想法，等著他們去實現。學術期刊的貢獻，需要長時間的檢驗，有許多不滿意處想要改善、有許多想法想要實現，我們會繼續努力。

陶振超

電子信箱：taoc@mail.nctu.edu.tw